

## “组团”养老，“夕阳”更红

□佟才录

父亲59岁生日一过，退休开始进入倒计时，父母的养老问题便被提前提到家庭议事日程。我家是民主家庭，凡有关家庭成员的“人生大事”，照例都要开个“家庭议事会”。

周日晚上的家庭议事会，气氛十分热烈。参会人员有父母、我和老婆（女儿在外地上大学）。会议的主题：关于养老。扩展议题：是居家养老好呢，还是住养老院养老好？抑或是另一种新的养老模式？

刚一提到养老，老婆的眼圈就红了，她一下想到了她的父母——我的岳父母。老婆说，再过两年，她的父亲也要退休了，她也正为父母的养老问题犯愁呢。岳父母和我们不在同城，他们居住在距我们城市200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。老婆是家中的独生女，她时常为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而发愁。

想当初，岳父母是想要招我为上门女婿的，就为了他们老了能有个依靠。可我也是独生子，我父母又

怎么会同意我做上门女婿呢。我与未过门的老婆的爱情曾经一度降至“冰点”。可我和老婆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极力做着双方老人的思想工作，双方老人也不忍心棒打鸳鸯拆散我们。于是，父亲和岳父定下“君子协议”：姑爷儿子一个样，归他们双方共同所有。自我和老婆结婚后，特别是在岳父母50岁以后，我和老婆便频繁往来于双城之间。

想到此，我接过老婆的话茬说：“等岳父退休后，咱们就把他们接到这里和爸妈一起同住，这样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不就都解决啦？双方父母都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照顾起来也方便。”老婆随即提出家里屋子不够大，住不下。我说，其实我都为四位老人家想好了“养老模式”——在郊区买下一座四合院，郊区空气好，房价又不贵，而且还可以在院子里养花草或种植绿色蔬菜，过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式的田园生活。四位老人一家亲，他们是我俩在这世上

最亲的人，他们在一起也能互相帮助、互相照顾。再者，郊区离市区又不远，他们有什么事情，拨个电话，我们驾车分分钟就能到达……

也许我的话说到了父母和老婆的心坎上，他们都举手一致通过我构想的“婆家娘家组合养老模式”。老婆立即给岳父母打了电话，把养老会议内容向岳父母一一传达，让他们也发表意见和补充，岳父母也举双手赞成。岳父还说，现在他们年纪还不太老，身体也还很硬朗，他们就“组合”居家养老，等他们到了七老八十了，年岁大了身体也不中用了，他们就住进养老院继续“组合”养老，决不拖儿女的后腿。

我听着老人们的话，心里是一阵酸又一阵甜，照顾他们本就该是我和妻子的义务，却让老人替我们考虑得那么多，但不管是哪种养老模式，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尽自己最大能力，给老人更多关心，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。

## 一碗糖水鸡蛋

□唐颖中

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我从小到大唱着这首歌，当我成人了，懂得歌词的深刻内涵，我就对入党充满着向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在一局机关工作，身份不是国家干部，只是“以工代干”的工作人员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政治信仰和思想进步。我把机关视为自己求学上进、校正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良好环境，我把“勤恳做事，诚实做人”正楷写在纸上，贴在我的床头。机关20多名干部，数我最年轻，我将纸上“座右铭”付诸实际中。经机关党组织3年的考察，特别是两位入党介绍人培育我政治上成熟，鞭策我工作上成长，我像一棵向日葵思想跟着党、我像一株棉花苗逐渐绽放结絮奉献。1984年8月4日，那年我28岁实现夙愿，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。

这天下午，当我向党宣誓过手、宣过誓，心情还沉浸在激动中，下班途经我的入党介绍人卢会计家楼下，她在楼上窗台探出头喊我，让我到她家去。我上到二楼来到她家，见到我，

她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小唐，你入党了，喜事！”随即她让我在客厅稍等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一会儿，她端出一只白瓷碗，说：“我打了三个糖水鸡蛋，这是我给你的庆贺，也是对你以后的鼓励。”此言此情，一股暖流顿时涌过全身，我深深感到一位老党员对党的崇敬，对我一名新党员寄予的厚望。我双手接过瓷碗，凝视着碗里三个圆润热烫的鸡蛋，我满心的感激，全化作对自己的默默告诫：努力工作，不负培养。

多年以后，我被转为国家干部，担任了机关党支部书记。30多年里，尽管我几易单位和工作岗位，老党员卢会计的那碗“糖水鸡蛋”所蕴含的厚望，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，我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，不忘初心，在党为党忠诚于党，践行党的宗旨、脚踏实地工作。公务员年度考核，连续四年被考核评定为优秀等次。

卢会计已过世多年，倘若她在天有灵，她也许不记得给我的那碗糖水鸡蛋，但她定会欣慰没有愧对培养一名新党员的初衷。

## 站在父亲的肩上成长

□于菊花

高一那年，我迷上了画画。

整整一个假期，我买来各种画册和颜料，临摹不同风格的绘画技巧，执着又痴迷。

有一天，我正专心致志地画一匹马。父亲进来，微微点点头，站在我旁边一直看着我画。我原本平静的心情感受到一种压力，笔尖开始发抖。

终于画完了最后一笔，我长吁一口气，擦去额头上的汗珠。父亲把画拿起来，极认真地端详着，脸上露出赞许的笑。“你确定要走画画这条路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吧？”

父亲很严肃地问我。

“是的，我喜欢画画，我将来要当一个有名的画家。”

我也很认真地回答，语气肯定执拗。

过了几天，父亲向单位请了假，带我去草原旅游。

父亲背着他心爱的相机，而我，背着我的画板。

在辽阔的草原上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，奔跑的，嘶鸣的，安静吃草的，各种神态和体型，那种动态的美，只看画册和摹本是难以感受到的。近距离地观察马，我才发现我以前临摹出的，只是一匹马的轮廓，根本没画出马的神韵。

人到中年的父亲，投身于大自然中，似乎年轻了十几岁。他兴致勃勃地追着马群，抢拍一个个恰到好处的镜头，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。回去以后，父亲的很多优秀摄影作品，又会出现在各类期刊杂志和摄影展上。

父亲是位很有名气的资深摄影师。

而我，只想当个画家。我知道，我的画画水平离真正的画家还差十万八千里。可我不想放弃。

我站在辽阔的草原上，在蓝天白云下画画，画奔腾的骏马，画夕阳下的牧场，画挥着马鞭的牧人，画晚霞染红的远山。

父亲偶尔会站在我旁边看着，不说话，脸上挂着习惯性的平静的笑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开了自己的第一次画展。

开画展的地方在市美术馆，是父亲托人找好的场地。

站在画展门口，我忐忑不安地迎接三三两两进来观看画展的人，很小心地观察着他们脸上的表情。甚至想，如果这次画展失败，我就放弃当画家的梦想，安心找份工作。

父亲两天前去外地参加一次很重要的摄影展。父亲不在场，我的信心大减，感觉没有了精神支柱。

之前并没做太多的宣传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的画展。他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，议论着，频频点头，赞美声一片。我紧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，大胆地走上前，跟大家讲解和交流，卖出我的第一张画。

画展办得很成功，所有的画作都被人买走，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价格，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，也很有成就感了。父亲回来后，为我办了个小小的庆祝会。第二天，我带着父亲的祝福，踏上北上的列车，去继续深造。

多年后，我已是著名的画家，名扬书画界。我的光辉早已盖过了当年的父亲。父亲晚年依然爱好摄影，却不再参加圈子里的活动，更愿意在家含饴弄孙，过悠闲的日子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收拾旧居。当我打开父亲书房里一个宽大的壁橱后，一下子愣住了——那里面收藏着的，全是我当年办画展卖出去的画。

原来，我一直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成长！

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……

## 立冬，母亲的收藏

□寒星

万物有灵且美。当粮归仓草归垛，各回各家，秋忙就结束了，冬天也悄然而立了。

忙秋闲冬，母亲却更忙了。她搬出针线筐，开始缝做过冬的衣物。立冬后，白天短，“不出活”，母亲就晚上加班，把黑夜般长的线缝进针眼里。针钝了，就在头发里磨磨。有时困了，一磕头，针就扎进手指。母亲一激灵，揉揉眼，吸吸手指，又埋头做下去。

套被子，织线衣，缝棉衣，纳鞋底，上棉鞋……母亲虽然一动未动，手却一刻也不曾闲着。一团毛线在织针上流尽，一天就结束了；一轴棉线在针脚里走遍，一夜就结束了。我从没想过，一双鞋、一件衣，在我们还没穿上之前，就已在母亲手心里走过多个日夜。

母亲手巧、和善，左邻右舍都喜欢找我帮忙。她也不嫌烦，放下自己的活，帮她们剪裁缝补。一天到晚，家里都很热闹。我趴在一边写作业，常常遭到戏弄。她们一见我，就要给我介绍媳妇。母亲也应和着笑。我羞得趴在课本里，作业写得乱七八糟。

天说冷就冷了，让人猝不及防。母亲却未卜先知，变戏法般拿出棉衣、棉鞋。我这才发现，衣柜里挤满过冬的衣物。它们安静坐着，让我想起那些夜晚，母亲贴着灯，把微弱的光和暖缝进一针一线里。穿上新衣，暖烘烘的，能清晰感受到母亲手心的温暖。

那些寒冷、清贫的日子，因为母亲，一家人

总穿得干净、暖和、舒适。年复一年，母亲缝缝补补。那些衣服，大姐穿后二姐穿，二姐穿后我穿。当我们都不能穿时，就长大了，母亲也老了。她依然舍不得扔掉，把它们收起来，说要给我们将来的孩子穿。

姐姐相继成家，离开。我也远走他乡，求学、工作。家里只剩下父母，以及一柜子旧衣服。它们像蝉蜕，沉淀着斑驳的旧时光。母亲再不需要为我们做衣鞋了，她和父亲的衣物，也是我和姐姐给他们买。只是，立冬后，她仍闲不下来。

母亲忙着晒我们穿过的衣物。那些“古董”，没有孩子愿意穿了，她仍固执地留着。从小到大，母亲一件件排开，每一件都能唤起她掌心里的记忆。在她眼里，它们不只是我们穿过的衣物，也是蜕在时光里的皮。她精心收藏着，试图拼出我们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。

每个子女都是游子，盼不来，归不去。孟郊在《游子吟》里说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或许吧，游子是母亲的风筝，他们的身上衣，就是母亲捻在心头线。现在，我和母亲都是孤独的，她断了手里的线，我成了断了线的风筝。

母亲老了，记性大不如前，但每年立冬，她都不忘晾晒我们遗弃的衣物。书上说：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！”母亲不懂这些，但她知道，那些破旧的衣物就是她最珍贵的收藏。